

刘雪栋 著

麦子黄了

maizi huangle

生命里只要积累、酿造、储蓄这些文字和情感，无论道路纵横交错，景致柳暗花明，都将伴随自己在余年的风尘里，不会迷失方向……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刘雪栋 著

麦子黄了

maizi huangl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麦子黄了/刘雪栋著. --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544-2516-9

I. ①麦… II. ①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6440号

麦子黄了

刘雪栋 著

责任编辑 超楠
责任校对 王娟 向红伟
封面设计 木叶
责任印制 殷戈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人 王杨宝
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jiaoyu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284
印刷装订 宁夏雅昌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7611

开本 880 mm × 1194 mm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20千字
印数 2000册
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44-2516-9
定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记得一位朋友曾经给我说过：“写小说其实就是编故事。”现在想来此言亦不全对。小说是需要丰富的想象、奇特的构思，将素材重组排合提炼成章的。然而，没有厚积的生活经历，没有梦醒时分的萦绕盘旋，挥之不去的痛楚和快乐，没有沉重的堵的你心里发慌、压的你透不过气来，非得一吐为快的深切体味，是“编”不出触动人心灵的震撼的真实感受的。即便是编也是脱离生活的云山雾绕，让你看不清自己，更对不起读者。

之所以以《麦子黄了》作为小说的名称，是因为初中毕业十三岁就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十五岁当民办教师步入教育行业。刚参加劳动的艰辛疾苦、疑惑无奈和刚走上讲台的新鲜钟爱、酬愿畅望，其实始终都寄托在这株

株秆壮穗硕、籽粒饱满的麦子身上。麦子黄是每个做农民的希望年年呈现的大丰收的景象，也是所有人追逐的梦想。

这些经历，时常在梦里焦急地呼唤、催促我再现当年生活急流中泛起的点滴浪花。也曾经以为既然火热的年代、火热的生活给予了自己火热的激情，就应该赋予自己火热的使命——让它以小说的形式呈现，呈现我的所思、所想、所爱。

然而，这种激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月的消磨、惰性的增添、琐事的缠绕，已逐渐成为茶余饭后的闲事、残存度日的往事。

于是，仓促之下只好把十余年来自己记忆中的零星碎片——十四篇短篇、两篇中篇重新拾起结集，抑或算作即将步入老年行列，在晨钟暮鼓里且行且走，聊以自慰的精神财富吧！

这些零星碎片没有波澜壮阔的画面，没有气势磅礴的构想，当然也就缺乏波诡云谲、离奇曲折的情节。

就题材而言，大致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己过去是农民，对农村生活的追忆、体味和反思。另一方面是自己现在作为教师，对教育行业的理解、感悟、钟爱和启迪。

当农民的年代就如我小说里表述的《扣工分的年代》。工分是对劳动价值的判断，也是起早贪黑、汗水浸泡的最高目标和追求。在这样一种不懈的追求中，由于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劳作和艰辛，也由于期盼家庭殷实，农民们对能够挣得

工分、能够养家糊口、能够养老送终的“根”——儿子就看得尤为重要。多子、多孙、多福是我的父辈们普遍认可的真理。基于这样的思考，就诞生了《把根留住》《外公的丧事》《根在何处》等作品。的确，扣工分的年代是备受煎熬的年代，但也是怀揣梦想和希望的年代，更是一个笃定信仰的年代。多少年以来，那个年代的养分，一直是我竭力干好工作的精神源泉。我要感谢那个年代，感谢那个年代我敬爱的人和可歌可泣的事。基于这样的思考，我有责任把当年生活、成长于农村的伙伴们，把他们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以及为了改变命运努力奋斗的德行、品质和精神纵情讴歌赞颂。所以就诞生了中篇《麦子黄了》。

在近四十年的教书生涯中，深感教育这片园圃就应该是一方净土。我在自己的文学集《校园诗话》中就深切回顾了“这种魂魄相系的感情之水，汨汨流淌着许多澎湃激荡的东西，发现那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张书桌、一个眼神、一脸笑靥……都会浸染花芳明媚的温馨、弥漫绿荫婆娑的意蕴、演绎小桥流水的和谐、映射月攀玉树的曼妙，甚至催生朝日喷薄的绚烂和涯断爆发的壮观……”然而由于客观上把园圃看作一方圣洁的净土，主观上就看不惯园圃杂草丛生、孽苗疯长。所以在小说里，我的视角更多的是停留在对教育行业不正常现象的批评，以及对腐败问题的揭露、谴责，诸如《面子》《门房》《寂静的雪》《难以理解》《此处有声》《补课》和中篇《混沌的净土》等。

讴歌、批评、谴责……

驻笔长思，蓦然回首，竟平添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淡远。

深感只要生命里积蓄、酿造、储藏这些情感，无论道路纵横交错，景致柳暗花明；无论春风得意，还是心力交瘁，都将伴随自己在余年的风尘里不会迷失方向。

2017年5月16日

目 录

- 麦子黄了 / 1
- 把根留住 / 91
- 此处有声 / 109
- 补 课 / 119
- 阿大的故事 / 126
- 正 道 / 131
- 国庆节那天 / 136
- 难以理解 / 140
- 外公的丧事 / 145
- 寂静的雪 / 152
- 扣工分的年代 / 165
- 根在何处 / 184
- 门 房 / 201
- 社 戏 / 219
- 面 子 / 242
- 混沌的净土 / 258



麦子黄了

题记：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座埋葬爱人的坟墓。她们成年累月地睡着。有一天，墓穴会重新打开。死者会用她褪色的嘴唇向爱人微笑。原来她们潜伏在爱人的胸中，像儿童睡在母腹一样。

——罗曼·罗兰

(一)

麦子黄了。站在家乡“老人头”村的西梁子上放眼望去，蜿蜒起伏的山坡，依坡条块分割的麦地，片片金黄，灿灿闪光。近身麦地，颗粒饱满的麦穗不停地摇晃着脑袋，诉说着七月流火的酷暑难耐和丰收在望的喜悦。旱地的麦子因为缺乏水分，土块看似松软，可须根却深深扎入浮土之中。所以每到夏季收麦时，由于麦子播种密集、长势厚实，但个

头太矮，如用镰刀割会造成麦秆连腰折断，浪费了牲口的草料。队里要求：做到“颗粮归仓寸草归场”，所以只能用手连根拔起。常年拔麦子的社员除了每人必备一双层布折叠密密缝制的手套外，在拔麦时会借助腕力，先由里向外将麦子向前推，成熟的麦秸秆早已被太阳暴晒枯干，一推一抓，双手交错一揽，被折倒的麦子便满满拢入怀中。然后继续屈膝前行，身后就留下一堆堆睡倒的小麦垛。即便这样，一个夏收下来，因为麦芒和秸秆既尖又滑，几乎每个人都会破损几双手套，又因为整个拔麦的过程都是跪在麦茬上行走的，所以都会跪烂几条裤子。为此，每年的夏收也是考验一个劳动力提升工分的过程。按队长的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毒辣的日头依旧炙烤着滚烫的土地，郭文亮每伸手拔一把麦子，麦根带起的浮土和秸秆灰就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汗水一泻而下，酸痛逆流而上，混合着灰土的汗渍就胡乱地布满脸面和周身，燥热和焦渴不断吞噬着仅存的一点点耐力，而早已被麦刺扯破的双手在血肉粘住麦秆的瞬间，扎出钻心的疼痛，让他不断地倒抽凉气。竭力弓着身站起来环顾四周，茫茫麦浪的尽头，别人都早早完成了任务，或在地头歇息吃饭，或躺在树荫下乘凉了，仅有自己一人还是被远远甩在后面。郭文亮舔舔干裂的嘴唇暗自苦笑：看不到希望，只有等待希望，等不到希望，只有面对失望了。郭文亮索性跪在地上扔掉了手套，身子一歪，仰天呈“大”字形躺在麦垄

里“吭哧吭哧”喘粗气，烦乱地扯开被黄土浸染的土汗衫，嘴里衔根麦秸秆，浑身瘫软半天不想动弹。“唉！我是完蛋喽！”费劲睁开眯缝的眼睛，看到的仍然是没有一丝云彩、没有阴翳，感受不到丝毫凉意的天空。“呵呵，我就像这该死的天气一样，什么都看不到喽……”身陷失望的囹圄只剩下聊以慰藉的自嘲和空想：要是有一批天兵天将每天来帮我收麦多好？由我来整天悠闲地背着双手，就像队长铁青着脸背着双手一样，颐指气使安排他们风驰电掣般地拔光所有的麦子。要是美女下凡也行呀！最好先送两个大西瓜，啧啧！红瓤绿皮、水灵鲜脆、润喉解渴、溢满甜香……这辈子做个看瓜的老汉最幸福了。郭文亮感觉喉咙里生出丝丝甜味，冥冥中他又听到前面的麦垄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他知道肯定是那个催命鬼队长又来催促他快点赶上大家。他已经习惯了队长的催促，甚至呵斥谩骂。“扣就扣吧，反正被扣工分又不是第一次。”想到这里，文亮坐了起来。忽然，看见眼前的麦垄开了一条甬道，有人从地的另一头给他接趟，眼前的麦子分明在一排排向后倾斜倒下、倒下……是翠翠。又是田翠翠从麦地的另一头帮他接趟，拔光了他的麦子。

同样满身灰土的田翠翠将拔倒的麦子归拢成捆后立起身，边扯下头巾拍打土灰边说：“怎么了？躺倒不干了？”看着文亮低垂着脑袋又笑盈盈地说：“不过，今天的表现比前几天强多了，看你，都能够拔到地中央了。咯咯咯……走

吧！‘臭知识’！”在郭文亮看来，在困难中的施救相助，说感激的话就显得多余。只好茫然无奈地拍拍屁股上的土灰，像往常一样尾随田翠翠走上地头。

（二）

郭文亮和田翠翠是小学到初中的同学。翠翠因为家庭出身是富农，加之父亲“黄帽子”觉得她是个女娃，早晚是“泼出去的水”，所以初中一毕业就让她辍学回家劳动。文亮上了高中，但没被推荐上大学，就也回家务农，当了一名光荣的回乡知识青年。又因为文亮是庄子里唯一的高中生，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被批为“臭老九”，因此文亮也被村里人戏谑为“臭知识”。

“臭知识”回家参加劳动快两年了，可是什么农活都还干不到人前头。那时队里的农活大多实行开工制，有时也实行分组承包，无论文亮被分到哪个组，哪个组都不要他。即便不分组，也因缺乏基本的劳动技能和体能，常常是最后完成劳动任务的那位。如果说从事其他的开工活可以稍微偷奸耍滑，被扣点工分，让别人取笑也能混得过去，但拔麦子这个“硬头活”，文亮实在是吃不消，尤其是让翠翠一个姑娘家每次帮自己，实在是丢尽了颜面。文亮找队长，希望能安排个别的什么活，队长说：“不行！夏收大忙季节，麦子都快枯死到地里了，生产队男女老少都必须抢收，这是当前第

一任务。”文亮找父亲，希望能学个木匠、瓦工或者油漆匠的手艺也行。父亲说：“学什么也得先把麦子收上来呀！白面馒头好吃吗？”文亮不敢正视父亲严厉的眼神，黯然无语走出家门。身后传来母亲柔声的叮嘱：“快吃晚饭了，别出去了。”“不吃！”文亮头也不回，负气昂首向村外走去。望着儿子拖拉着双腿疲惫不堪的样子，母亲着实心疼。“两只手都拔烂了，膝盖也跪破了，这让他还怎么拔麦子？”母亲小声嘀咕。“不行就给队里请上几天假，歇息两天？”父亲说。“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呀！我儿子咋说也是高中毕业，你打算就让他一辈子戳牛后半截子？”母亲责问。父亲叼着个旱烟锅子闷声不响。“哎！听说村里学校缺一位民办老师。”母亲凑近父亲悄声说。“那种好事能轮上我们家？再说这事要大队支书说了算的。”“那就找大队支书。”母亲坚定地说。“咋找？空着两手找？”父亲瞪着母亲问。母亲愣住了。母亲怔怔地看着父亲愣神一会儿，便转身走进里屋，一阵翻箱倒柜，拎出一个包裹，里面包着一件雪白的二毛羊皮筒。“咱家现在值钱的就是这个了，为了儿子，你给支书送去！”母亲睁圆了眼睛。父亲也睁圆了眼睛，吃惊地看着母亲，低下头重新捣鼓了半天旱烟袋，双手哆哆嗦嗦抱起了那个包裹，趁着暮色走出了院子。

(三)

黄昏时分，家家户户屋顶升起的袅袅青烟散发着衰草燃烧的呛人苦涩，青烟深处雾蒙密织的七沟八梁的确像一位老人着了一身青灰色的旧棉袄，而回归的羊群，则如同棉袄绽出的棉絮，一团一团从山坡上滚下来，给落寞沉寂的小山村平添了些许灵动。

打麦场上停止了白天的忙碌，高高垛垒的麦塔威严地矗立在麦场周围，俯视着脚下静卧呆立的尊尊石碾。坐在石碾上发呆的文亮，今晚却感到异常的无助和迷茫。队长和父亲的答复是个现实问题，农民的责任就是多打粮食，期盼着能有个丰收的年景，能吃到白面馍。而农民的劳苦，尤其是像自己这样吃不消的劳苦，难道就非要一辈子这样煎熬下去吗？煎熬不下去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唉！要是当初在学校好好学习兴许能上个大学。此时在大学的校园里，芳花草地，林荫小道，灯火通明的教室、宽敞豁亮的图书馆……哎！瞎想什么呢？即便学习成绩好，像我们这样没有家庭背景的农民的儿子，也注定不会被推荐上的。现在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怎么能迈过拔麦子这个坎儿，文亮瞅着自己淤血绽肉的双手沮丧地埋下头、弓下了背。“嘭嘭”脊背被人轻轻擂了几下，文亮回头，翠翠笑盈盈地立在身后。“去你家了，你妈说你饭都没吃就出去了，我猜想你在这里。”翠翠手里拿着一本书，“我是来还书的。”翠翠为了掩饰自己

又补充了一句。“哦！我不饿，夏天太热，就想坐在这石碾上清凉一些。”“那也不能不吃饭呀！”翠翠也坐在石碾上说：“累吧？我知道‘臭知识’你不仅身体累，心里也累。”“不……累……你一个姑娘都不累，我一个小伙子……也应该能挺得住。”文亮自嘲的声音低了下来。“噗嗤”翠翠乐了，笑着说：“别装蒜了，上午拔麦时，我就看出你似乎丧失了信心。给你，云南白药，今晚涂上，慢慢结了疤，疤痕褪掉再结了茧就好了。”翠翠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文亮感激地接过小瓶，顺手抓住了翠翠布满老茧的双手，翠翠没有动，只是说：“‘臭知识’，四年前我和你一样，为受不下这样的苦不知暗地里哭过多少回。但我想，既然上天安排我们做了农民，就应该有个农民的样子，我们的祖辈都这样熬过来，我们为啥就不能？”“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文亮插话。“对！问题是当无法改变时，你要接受面对，顺从安排，以至于学会体验煎熬。”翠翠举起手里的书又说：“就像《艳阳天》这本书里所说‘农民是真正改天换地的人’。”“呵呵呵呵……”文亮被田翠翠的乐观和坚毅所感动，笑着说：“这书是我的，我都没有记起这句话，你倒记得。哎！在你看来你喜欢书里的哪位主人公？”“我喜欢焦淑红。”翠翠不假思索地说。“那我就喜欢萧长春。”文亮攥紧翠翠粗糙的手说。翠翠羞涩地低下头，肩头靠近了文亮的胸前。嗅着翠翠身上散发着的雪花膏的清香，倾听翠翠娓娓呢喃的絮语，文亮如同在干涸的瀚海间看到了一泓汨

汨流淌的清泉，这泓清流荡涤了他心中淤藏许久的怨气、丧气，带给他重头再来的锐气、勇气和志气。

月亮上来了，皎洁的辉泽盈满整个场院，坐在石碾上的一对年轻人感觉这夏日的沉闷和暑热，都被月光蒸腾到九霄云外。翠翠丰圆的脸庞荡漾着幸福的笑颜，细密的汗珠在银粉的装饰下，泛起圈圈光洁，是那样的温润、静美。

(四)

枯黄的麦穗在田野中摇曳。在往后拔麦的日子里，文亮听从翠翠的叮嘱，不再对麦子使用蛮力，发疯般地死命撕扯，而是学会借用巧力，从麦根处着手“推”，到使用腕力的“揽”，再到双手交错并用，腰部带动腿部蹬劲，才不影响拔行速度的“行”，加上翠翠和他并肩拔麦时的“帮”，几个星期下来，文亮终于不再是落伍者。而且旧伤痊愈老茧复出，双手膝盖渐渐习惯了疼痛，在从事架麦、装麦、运麦等其他劳动中竟然不再怯力，不再生畏。这种脱胎换骨的感觉，让他认识到不是自己身体不强大，而是内心不强大，信念意志不坚定。

大片大片的麦地像剃光了毛发的头颅，绽出了青灰色的土皮，麦子收上场院后就是紧张的打麦。参加劳作的人列为一个传送带，将麦垛上一捆一捆的麦子拆开铺在椭圆形的场院，骡马拉着石碾开始一圈一圈漫长地碾压，赶碾子碾压

的人就开始一遍一遍吆喝起惯有的赶场调：“大青骡子枣红马呀，快点走呀快点拉，拉的庄稼堆满了场，拉得麦子分到了家……”“东边的沟梁呀西边的坡，南边的荞麦饸饹北边的馍，吃得光棍炕头热，吃得姑娘找婆婆。嗨嗨哟！”悠长高亢的曲调夹杂着男女的欢笑，让整个场院弥漫在丰收的喜悦和期待美好生活的向往中。经过长时间的碾压，直挺挺的麦秆便软塌塌碎折，麦粒便黄澄澄出壳了。全院人员一齐动手赶快起场：木叉、铁叉齐上阵，迅速将浮草芥头掀掉，青年男女用绳索拴住门板飞速推拉，场上立马聚起一堆混合草灰和麦子的苕子，然后有经验的扬场把式们就轮流用木铰扬场，那随风飘起的优美弧线很快呈现出两种色泽，灰白色的飞向天空，橙黄色的洒落下来。大家都知道必须尽快将麦粒分离出来，因为如果不及时扬场，遇雷雨天气整个麦堆将浸泡在雨水中。文亮和翠翠喜欢这种既浪漫又忙碌的氛围，喜欢在这种既原始又充盈着勃勃生机的环境里不懈地劳作。每天你给他搭肩送麦捆，她给你撑开口袋装粮食；你给她递去擦拭汗水的毛巾，她帮你吹去眼里飞进的麦灰。亲密无间的举止和默默协作的鼓励让村里的年轻人既羡慕又神往：“红绸褥子绿缎子被，翠翠和亮亮一对对……”又说：“荞麦花开粉红色，亮亮钻翠翠的新被窝……”翠翠羞红了脸，捡了木铰把追过去，众小伙就推着文亮挡在前，场上就演起了“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这时场上的其他人包括队长都拄着手里的农具张开嘴巴开心地笑。